



那么， 你最后一次 见父亲是什么时候？

[英] 布雷克·莫里森 著 苗华建 译

And When Did You
Last See
Your Father

一个强势父亲的生活、疾病及死亡过程，充满着柔情、直率、
恼怒与忠诚。本书获 JR Ackerley 文学奖，并在成为畅销书之
后，被改编成电影《崎路父子情》。



那么，
你最后一次
见父亲是在什么时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么,你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在什么时候?/[英]莫里森
(Morrison, B.)著;苗华建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0.8

ISBN 978-7-5617-8027-5

I. ①那… II. ①莫… ②苗… III. ①回忆录—英国
—现代 IV. ①I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5245号

那么,你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在什么时候?

著 者 [英]布雷克·莫里森
译 者 苗华建
策划编辑 王 熠
项目编辑 陈庆生
文字编辑 车 心
责任校对 胡 静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江苏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开
印 张 9.5
字 数 185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
印 数 1—4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8027-5/I·707
定 价 24.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写作一本关于父亲的书，不能让我停止思念父亲。我依然生活在他的氛围之中。我总回忆起，他开车超速的那一幕，他向警察挥舞听诊器的那一幕，葬礼之前从他胸口取出心脏起搏器的那一幕，还有那张书桌，那件运动上装，那只英国皇家空军中队的大啤酒杯，以及父亲去世前一个月我们一起安装的那个枝形吊灯。总有令人惊讶的信息被披露。比如，直到贝蒂写信告诉我，我才知道，父亲喜欢隐瞒自己的年龄（我也继承了这种习性）。现在，我刚刚打开他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份寄给当地议员的一封信，信里要求了解《苏维埃周刊》在当地青年俱乐部的销量情况。他的声音已经沉寂，但是，我依旧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当我看着我的孩子，当我对着镜子打量着自己，我依然能够看到他。

And when did you last see your father?: A Son's Memoir of Love
and Loss

By Blake Morrison

Copyright © 1993 by Blake Morris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 - 2009 - 296 号

布雷克·莫里森

Blake Morrison

诗人，作家。他1950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曾工作于TIMES，OBSERVER，INDEPENDENT ON SUNDAYS等杂志。他创作并出版过多部诗集、小说和歌剧剧本。他最著名的小说是两部自传体小说：《那么，你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在什么时候？》以及《母亲从未告诉过我的事情》。前者在成为畅销书之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由此形成了以忏悔风格为特点的自传体写作流派；并被改编成电影《崎路父子情》。

特约策划：段晓楣

装帧设计：胡 枫

到了早晨，打理完所有事情，我长长地、最后一次吻别灵柩中的她。

我弯下腰去，把脑袋探入灵柩之中，感到双手下面牵绳的扯动……墓穴过于狭小，灵柩不容易放下去。他们晃动着灵柩，把它拉过来，左一下，右一下；他们使用了铁锹和撬棒，最后，一个挖墓人跳到灵柩上，一通猛踩，那里正好是卡罗琳脑袋的所在位置，灵柩终于进入墓穴。我站在一边，手里拿着帽子；随后哭出声来，把帽子扔了下去。

……我想把一切都告诉你，觉得这会给你带来愉悦。你足够聪明，而且爱我很深，足以理解这里的“愉悦”含义，她能让那些市民们微笑起来。

福楼拜^①致马克西姆·杜肯普^②的一封信，一八四六年三月

① 福楼拜(1821—1880)：法国著名文学家。

② 马克西姆·杜肯普(1822—1894)：法国著名作家及摄影家。

……奇异消逝，

在造访的月亮之下

没有留下值得回味的东西。

安东尼^①致克莉奥帕特拉^②

① 安东尼(公元前 82—公元前 30)：古罗马统帅。

② 克莉奥帕特拉(公元前 69—公元前 30)：埃及托勒密王朝最后一位女王。

1	奥尔顿公园
11	艾尔代尔医院
30	扁桃体
35	狗们
64	波尔顿寺院
72	胎儿
83	古巴营
97	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114	洗车
123	强生牌婴儿爽身粉
142	那个发明户外睡袋的人
151	日记
161	在勒克休假

177	去世
196	三次拜访
210	棺材
219	心脏起搏器
228	桑德拉
239	葬礼
256	那么,你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在什么时候?
279	跋文

一九五九年九月炽热的一天，星期六。我们困在了柴郡。我们的前方，是长长的汽车车流，绵延向前，直到拐弯处才离开我们的视线。整整十分钟里，我们无法移动分寸，所有人都关掉了汽车引擎，现在，我的父亲也关掉了汽车引擎。在突然降临的寂静中，我们听到远处的轰鸣。今天下午，将举行一场汽车的十圈赛事，这个声音肯定是参赛汽车发出的第一轮轰鸣声。现在是下午一点十五分。一个小时后，赛车手就要开始热身，迎接正式比赛的到来。这就是金杯赛。参赛的车手有格拉汉姆·希尔^①、杰克·布拉翰姆^②、罗伊·萨尔瓦多利^③、斯泰林·莫斯^④和

^① 格拉汉姆·希尔(1929—1975)：英国赛车手，曾经两次获得 F1 大赛冠军。

^② 杰克·布拉翰姆(1926—)：澳大利亚赛车手，曾经三次获得 F1 大赛冠军。

^③ 罗伊·萨尔瓦多利(1922—)：英国赛车手，曾经多次参加 F1 大赛。

^④ 斯泰林·莫斯(1929—)：英国赛车手，被认为是“从未获得过世界冠军的最优秀赛车手”。

乔金·波尼尔^①。父亲向来钟爱动力强劲的汽车，当时的赛车比赛带有浓烈的英国派头；我们为观看赛车而来，途经这条乡村小道，不料却和几百辆汽车一起，堵得无法动弹。

父亲向来不喜欢排队。他习惯于病人排队等他，却不习惯排队等别人。在他看来，排队就意味着，在自己可以做出选择的时候，却被别人剥夺了权利，无法进入希望进入的位置。现在，眼前是长长的车流。十分钟过去了。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哪个笨蛋把事情弄得如此糟糕？为什么没有从对面开来的汽车？难道前面发生了事故？为什么警察不来维持秩序？每隔两三分钟，父亲都会从车里走下来，走到路的对面，看看前面的车流是否移动。仍然一动不动。他又回到车里，心情更加烦躁。我们的阿尔维斯汽车车顶已经打开，炽热的阳光照射在皮质内饰上，照射在汽车的金属外壳上，照射在野餐篮子上。汽车的后盖掀了起来，插入后备箱和狭窄后座之间的神秘缝隙之间；我和妹妹和往常一样，蜷缩在后座。不管天气如何，我们的汽车天窗几乎永远是打开的：父亲喜欢新鲜的空气，他的每辆汽车都是敞篷式的，开车的时候可以随时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不过，今天的空气可不新鲜，四处弥漫着高浓度的废气、烟尘、汽油味儿，还有汽车引擎发出的蒸汽。

在前后的汽车里，人们谈笑着，嚼着三明治，喝着罐装啤酒，享受

^① 乔金·波尼尔(1930—1972)：瑞典赛车手。

闲暇的时光，一副懒洋洋等待的模样。父亲与他们这些人不同。他的脑子里只有两件事情：前面看不到头的车流，还有，并非毫无关联的，乡村小道的逆向车道，这条车道暂时还是空荡荡的。

妈妈说道：“阿瑟，别那么性急，你一会儿钻进汽车，一会儿又跑出来，就像一只没头的苍蝇。”

妈妈的劝说只能更加激怒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大概是出事故了。或许他们正等着救护车。”其实，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他会说些什么；在他说出来之前，我们已经猜到了：“也许他们需要医生。”

父亲又一次打开车门，站到排满汽车的小道上，伸长脖子，向前方张望。

“别着急，阿瑟，这些都是一些等着赶路的汽车。这么多的司机，其中肯定会有医生的。”

现在是一点三十分，周围异常安静。汽车比赛已经结束。金杯赛一个小时之后才开始。不过，还有另外一场比赛，还能看到练习场里的那些汽车，除此之外，还有……

“就这样吧。我再也不能忍受这要命的等候了。”父亲说道，“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插到前面去。也许，我们最终不得不拐弯掉头，打道回府。”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大约二十秒钟的样子，然后俯下身去，打开车里的储物箱，从里面拿出一副听诊器，把它挂在挡风玻璃上。它吊在那里，就像一具骷髅，顶部有一些薄膜，金属和橡胶做成的触头像一对罗圈腿似地晃荡着，两个象牙色诊筒相互撞击着，发出叮当的响声。

父亲开始发动引擎，松开手刹，把汽车往后面倒了两英尺，然后突然开到对面的逆向车道上。

“别着急。”妈妈有点漫不经心地叮嘱了一句。父亲可能打算借用一下逆向车道的空间，然后再倒回来。他总不至于……

父亲驾车超越前方的汽车，速度并不很快。时速还不到二十英里。但是，别人却感觉他的车速很快，感受到驾车人的一股霸气。所有在场的人都转过身来，盯着我们的汽车看。有人的表情很愤怒。另外一些人大声吼叫着什么。父亲吩咐妈妈：“宝贝，扶好听诊器。”可是，妈妈已经从座位上滑了下去，以躲避别人的视线；她坐在汽车的底板上，忿忿地看着父亲。

“天哪，阿瑟，你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你就不能像他们那样，耐心等待一会儿？”此刻，我和妹妹也从座位上滑了下去，躲在车窗的下面。父亲还是一副一意孤行的样子。他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他是个蛮横、无耻、浑不讲理的骗子。我们真不愿意和他待在一起。

我把脸贴在散发着芬香气味儿的汽车内壁上，猜测着前方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已经走了多远，也不知道穿过了多少难走的路段。在这条狭窄的乡村小道上，如果我们真的被堵，就只能调转车头，和那些刚刚被我们超越的汽车再次交汇。我们必须尽快停车。我等待着，希望听到刹车的尖叫声，以及金属的撞击声。

经过漫长的等待，什么？才两分钟？妈妈探出脑袋，说道：“好了，你终于得逞了。”父亲的回答是：“还没呢，前面还有一道关卡。”我和妹

妹也伸着脑袋，向前张望。我们看到排在车流尽头的汽车，它们正等着向左拐弯，准备进入一个凭棕色票据才能驶入的关卡，也就是普通百姓通行的关卡。一个检票员从关卡里面走出，朝我们走了过来。父亲假装没有看到他，依旧还是没有停车，继续向前行驶。两百码之外有一条空旷的道路，对面方向有五六辆汽车，正等着拐进另一个关卡。和刚才被超越的汽车不同，这些汽车似乎正在慢慢移动。父亲这回反而显得宽宏大量，一直等着，直到这些汽车全部通过，然后开车经过用石头砌成的检票亭和一片高低不平的草地。一位穿着条绒夹克、戴着臂章的检票员守在用绳索拦住的入口处。

“下午好，先生。是红色票据持有者吗？”这样的提问没有让我们吃惊。一路上，我们看到很多告示，十分显眼，告示上显示“红色票据持有者的通道”。可是，父亲并没有留意这一切。

“你的意思是说，凭这样的票据就可以进去？”父亲一边说，一边递过棕色票据。

“不可以，先生，这些恐怕都是棕色票据。”

“肯定哪里出了差错。我申请的就是红色票据，说句老实话，我甚至都没有打开看过。”

“很抱歉，先生，这些都是棕色票据，下面一个关卡才是棕色票据的入口处，就在前方两百码的地方。如果您还在这里纠缠，恐怕……”

“我愿意支付差价。”

“不行，您看规则是怎么说的……”

“我知道棕色票据的入口处在哪里，我刚才才是搞错了，排到那个车队里，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我把开车到这里，是因为我以为我拿的是红色票据。现在，也没有办法再回去了。等候的车流足有几英里长。还有，您看，车上还有这些孩子，他们一直期望着……”

这时候，又有五六辆汽车排在我们后面了。其中一位司机按起了喇叭。检票员无奈地摇了摇头。

“您说您申请的是红色票据？”

“不光是申请，还付了钱。我是一个医生，您看，”父亲指了一下听诊器，“而且我向来喜欢享受高档次的生活。”

这个双重的攻势看来奏效了。

“好吧，先生。不过，下一次可要检查好您的票据。走吧，靠着边走！”

这就是父亲的行事方式。他是一个骗子，一个喜欢耍小聪明的人，一个抠门的人，一个节省时间的人，一个喜欢获取特权的机会主义者，一个不循规蹈矩的人，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一个乐意做桌下交易的人。他总会把汽车停在不该停的地方，工作之余还喜欢喝两杯，经常惹是生非，总想着走后门。“他们”是一些扫兴的家伙，“他们”指的是一些社会机构。尽管父亲是一个专业人士，中产阶级的一员，也就是所谓的全科医生，但是他并不属于这些机构。作为一个希望生活多样化的普通人而言，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和这些机构斗智斗勇。他当然不会染指重大的违法活动，不过，却十分崇拜那些大盗，常常在我

们面前赞美他们。那些天才的罪犯们，比如火车大劫案的主谋们，还有之前的另一伙罪犯，他们拦截了一辆开往焚尸所的大卡车，车上装了数目巨大的一笔钞票（这些钞票依然在流通，但不是新钞票，它们的数量没有任何记录，它们的去向不可能被查到；而且，整个过程里居然没人受伤。聪明，真是太聪明了），向来都是父亲的偶像。从大的方面说，父亲当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罪犯，但是，从小的方面来看，如果不做一些欺世盗名的事情，父亲会感觉生活缺乏乐趣：事实上，他从中获得了很多的乐趣。在我成长的过程里，我一直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很正常的，大部分英国人都会这样做。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

我的童年充满了无伤大雅的恶作剧和所谓的胜利凯旋。有一次，我们住进了一家旅馆，它坐落在那个有名的高尔夫球场（好像是叫特罗姆高尔夫球场）的第五开球区附近。我们很快发现，假如从第五洞出发，然后到第四洞，就可以躲避管理人员的监视，省下会所和球场的费用。在威尔士那些气候干燥的地区，我们常常在星期天外出，来到私人网球俱乐部、游艇俱乐部和品酒俱乐部，抬出某个人的名头，借此混进去玩耍。如果把门的门童不认识这个人，父亲会杜撰出一些嘉宾的名字：“看看嘉宾名单，有威尔逊先生吧？什么？没有？我的意思是沃尔顿先生，这该有吧？”如果这一招还不奏效，我们干脆就塞给门童一英镑面值的钞票。在这样的场合里，父亲总是显出很诚恳、很自信的样子，总是能够用嘻嘻哈哈的方式达到目的，一旦伎俩被识破，也能用同样方式摆脱困境。